

吳福助教授〈再別中興湖〉析釋

周志仁*

輕輕地，我走了，
正如我輕輕地來。
且把霓虹夢暗藏湖裏，
我輕輕招手，
作別那悠悠沉彩。

湖畔高聳的樓房，
那三尺講台，
是我長年編織夢想的寶壇。
浮想聯翩啊，任我馳騁。
匠心獨運啊，任我指點。
夢中的文學情人啊，
穿越遙遠的往世，
走到我的身旁，走進我的心坎。
向我傾訴衷腸啊，
和我相依相伴！

看哪，那傳薪的火把，
正在點燃。
森林的夜鶯，
何妨呼朋高歌！
聽哪，那創新的慧命，
正在接續。
丘壠的麻鷺，
何妨引伴歡唱！
齊聲頌讚這莊嚴的殿堂！

悄悄地，我走了，

* 周志仁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港區藝術中心展演股股長、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。

正如我悄悄地來。
且讓霓虹夢在翠湖發酵，
我揮揮衣袖，
不帶走一絲異彩。

(2014年6月19日寫於中興湖畔)

2014年6月19日，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，吳福助老師在講授完碩士在職專班「辭賦學研究」課程後，以輕快的步伐邁出中興大學文學院綜合大樓802教室。今晚是這學期中興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堂課，更是吳老師以兼任教授身份在中興大學任教的最後一天。告別二十年熟悉的教學場域，信步來到中興湖畔，楊柳依依迎面而來，深夜謐靜的校園益顯深沈，平靜無波的翠湖，在孤燈燈影陪伴下，增添幾許離別愁緒。遠處傳來黑森林¹夜鶯斷斷續續的高歌，還有湖畔麻鷺的低沉啼喚，在此刻化爲一首又一首感傷的離歌。孤月高懸，晚風習習，作者不禁隨興口占〈再別中興湖〉，藉此爲這二十年的中興大學教學生涯，劃下完美的句點。

本詩題目所提到的「中興湖」，位於中興大學校園中央，是1977年由羅雲平校長籌劃，勞作指導組石騰芳主任帶領一群工讀生，一鏟一鋤地開鑿出來的人工湖。湖中心的「蘭州島」，以及西北角的土丘，全是挖掘產生的土塊堆積構成的。經過幾十年的養育維護，如今「中興湖」已成爲校園中自然生態最爲豐富的景點²。雖不能如英國倫敦劍橋大學的康河般可以盪槳放舟，悠遊其中，但湖畔花草星羅棋布，綠蔭茂密，雁鴨點點，綠意與清涼卻遠勝過榆蔭環繞的拜倫潭。中興湖如今早已成爲中興大學校園中最著名的地標，更是所有興大人愛校精神憑藉之所在。由於作者很喜愛中興湖的生物百態，中興湖畔的自然生態步道，是作者二十年來每次到校講課前後，一定要散步沉思的路徑，所以很自然地，作者會選用「中興湖」這個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場景，作爲臨別抒情的舞台。

本首詩開頭與結尾兩節，套用徐志摩〈再別康橋〉詩句。作者曾經說明：

¹ 黑森林，指中興大學正門入口右側的針葉林標本區。這個區域樹木茁壯，連成一片蓊鬱的森林，深獲大家喜愛，因而有「黑森林」的暱稱。詳見《中興大學生態步道》，台北，貓頭鷹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，頁144-147。

² 詳見《中興大學生態步道》，台北，貓頭鷹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，頁116-129。

「臨別心情，恰與徐志摩〈再別康橋〉略似，爰加運用。」³徐志摩〈再別康橋〉寫作於1928年11月第三次歐遊歸國途中，內容是那年7月底，徐志摩隻身走訪他當年留學讀書的劍橋大學校園的經過，詩中充滿對母校無限歡喜與眷戀的感情⁴。尤其這首詩如夢似幻般的理想色彩很濃，是吳老師的最愛。吳老師回想他來到中興大學教學尋夢的前後經過，是一個人「輕輕地到來」，一個人「悄悄地離去」，就像徐志摩返回寂靜的校園，乘興輕輕而來，興盡悄悄離去一般，境況有些相似，因而很自然地將這平常最熟悉、最喜愛的名句，予以因襲套用。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全然抄襲，而是能配合個人的特殊時空背景，巧妙地加以變化運用。

這首詩開頭與結尾兩節，作者所提到的「霓虹夢」，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呢？這就要從作者的治學理念談起。作者專長的學術領域是「史記傳記文學」、「楚辭學」、「秦簡學」、「文學文獻學」、「台灣傳統文學」。作者先後在中興中文系碩博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講授「國學研究法」、「辭賦學研究」、「史記研究」、「臺灣文學文獻學」、「臺灣鄉土文化與文學」，並於進修部講授「楚辭」、「史記」。作者的治學基本理念，簡括來說，就是要「開創新的學術領域」。作者是東海大學早期畢業生，東海大學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曾說：「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。」(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word.)。作者應該是深深受到東海大學創校初期開創精神的薰陶，以至於他一生的治學歷程，一直都是在追求開創性的學術夢想，實踐開創性的教學理想⁵。作者一向認為學術研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創新，研究者必需具備創造性思維，勇於發掘新材料，提出新問題，努力取得超越前人的突破性成果，從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，推動學科的發展。創新意識應是學者一種寶貴的精神品德。至於要如何才能有效地進行學術創新呢？「不往行人行處行」，是作者最常提到的話題。作者認為熱門的議題，固然可以透過眾人的思想交鋒，開拓眼界鍛鍊實力，但也無可避免地會一再重複他人已做過的勞動。並且在前輩絞盡腦汁，激烈競爭的情況下，留下供你補充發明的空間已經很少。年輕朋友怯於膽識，最愛選擇熟題，這

³ 吳福助老師給筆者的信函。

⁴ 參考《新詩三百首鑑賞辭典》，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8年8月第1版，頁50-53。

⁵ 詳見謝鶯興〈吳福助先生著作目錄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第81期，2008年6月15日。

就不免流於人云亦云，雷同平庸，難有創意。況且在專家林立的情況下，後輩晚生出頭的機會相對減少，投資報酬率確實不高。可是一但改換跑道，轉入冷僻而又有高度價值的領域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。在這裡，你可以自由揮灑你的才情，不再受到拘束。你的開創性成果也容易受到關注，甚至有幸成爲矚目的焦點。即使「草創者疏」，你的論點不免漏略，也會被後起者一再引述，予以補充。這就像攀登前人從未涉足過的山嶽巔峰，取得「首登」的榮譽一般，雖然過程充滿冒險犯難，卻是令人意氣風發，欣奮不已⁶。根據以上所述，作者所謂的「霓虹夢」，就是夢想要帶領學生開疆闢地，開拓嶄新的學術研究領域，鼓勵學生要昂揚奮發，勇往直前地獨立研究，努力建構屬於個人的學術理想。對於這樣一個理想色彩很濃的教學理念，作者在二十年的教學過程中，曾經一再努力倡導，用心經營過。如今作者即將離去，作者衷心期盼這些辛勤栽培的創新思維，能夠在中興校園繼續成長茁壯，因此作者說要把這些夢想「藏在湖裏」，讓它們生根、發酵，持續發展，至於他自己則是忍心告別這些自己編織的夢想，而不願意帶走一絲異彩。從這樣臨別的願望訴說，可以看出作者對中興中文系學生確實揮灑了濃烈的學術熱忱，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精神，用心良苦，令人不免要肅然起敬。

本首詩第二節，隨後即從中興湖畔的景致，帶著讀者進入作者最熟悉的工作場域--綜合大樓文學院教室中，以高樓、講台構築出作者心目中的寶壇聖境。作者懷抱著要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「霓虹夢」，面對這個教學理想的實踐，作者指出如上所述「不往行人行處行」的方便快捷徑，此外，作者又曾提示「多元學科有機結合」和「從鄉土文化出發」這兩個理念，作爲研究行動的出發點。關於「多元學科的有機結合」，作者曾撰有〈「文學詮釋學」理論體系的構建〉一文加以說明⁷。他說長期以來，人們爲了認識世界，不得不將各種對象從原來的整體和聯繫中，孤立起來，加以切割與分析，從而建立各門學科。這種從聯繫中孤立起來的割裂研究，不可能不在某些方面失去了事物原來的特性。文學觀念和文學體系本來就是一種多元的複雜現象，爲

⁶ 以上參考謝智光〈不往行人行處行--吳福助教授的治學理念〉，《國文天地》第25卷第3期，2009年8月。據吳老師告知，該文是吳老師的自述記錄。

⁷ 收入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《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》，臺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8年4月，頁1-20。

了深入研究文學，就必需聯繫文學自身的分支學科與其他外圍相關學科，進行綜合整體的研究。參照物越多樣，參照系越豐富，得出的結論也越完善正確。尤其在人類知識急遽發展的今天，學術體系的構建邁向詳瞻邃密，理論架構與分析方法不斷創新，資訊又快速傳播、相互影響的嶄新學術環境裏，文學如何運用自身及其它相關學科的新知，予以適當詮釋，以便因應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，此乃學術界急待探索的新課題。他進一步舉例說，可以從「文學心理學」觀點，詮釋作家的素養、寫作過程；從「比較文學」觀點，詮釋文學題材、體裁、技巧、風格等方面的民族特色，以及在世界文學史上的特殊意義；從「文學閱讀學」觀點，詮釋讀者的審美要求及社會評價，對作家創作的推動和制約作用；從「文化學」觀點，詮釋物質文化、精神文化、文化價值系統，對文學特質的影響；從「哲學」觀點，詮釋哲學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關係；從「民俗文化學」觀點，詮釋文學的民俗基因，文學發展的民俗傾向，以及文化變動等。至於「從鄉土文化出發」，作者認為長久以來，臺灣一直被認為屬於中國邊陲，是歐亞大陸東南沿海的一個小島，因而臺灣學術界也就習慣以漢人為中心，用中國的視野來詮釋臺灣歷史文化的發展。這種以中國中原本位來看待臺灣的狹隘心態，直到近年在學術自由的衝擊下，若干人士提出「重新認識臺灣」、「重新肯定臺灣」的呼籲，才稍有改善。目前提倡「臺灣學」學者比較進步的看法是，脫離中國邊陲的羈絆，重新構築以臺灣為另一個中心的歷史觀，在臺灣與世界相結合的互動關係上，從臺灣審視世界，也從世界審視臺灣。如此尋回臺灣真實而特殊的兼具大陸與海洋性格的歷史文化風貌，從而養成臺灣人民的自尊與自信，坦然面對世界，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。作者又說臺灣如果想要擁有自尊的文化生活，臺灣的學術界如果想在世界學術殿堂樹立尊嚴形象，就應該儘速把臺灣不僅作為研究的課題，甚至進一步作為研究的主體，努力從臺灣本位的觀點來重新詮釋臺灣的歷史文化現象，建構一套系統而連續的完整歷史觀⁸。以上引述的這些教學理念，作者不僅在課堂上大力闡揚，並且要求學生進行實驗，付諸實踐。作者的教學工作，最重視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，長年以來一直主動積極指導研究生研讀重要學術新著，寫作「書評」，以便開拓視野，養成

⁸ 以上參考謝智光〈不往行人行處行--吳福助教授的治學理念〉，《國文天地》第25卷第3期，2009年8月。

追求新知的基礎能力。並進一步指導專題研究，學習寫作合乎學術規範的論文。經作者反覆批改推薦發表的學生習作，刊登於《中國文化月刊》⁹、《東方人文學誌》、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等，有書評 53 篇，論文 66 篇，目錄 4 篇，至於所指導的學位論文，則有 14 篇，其中 3 篇已正式出版。作者說：「本系學生素質較高，也較能主動配合教學要求，用心學習，因此我很多的教學理想，都是在本系實踐完成的。這 20 年間，每週 2-4 次開車前來授課，每次 2 小時，從未請假缺課，也從未遲到，卻是往往遲退，精神狀況一直是昂揚奮發，一再企圖追求成就感。雖然個人才力微弱，再受限於諸多環境條件、資源短缺因素，成果畢竟有限，但這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黃金歲月。」¹⁰本詩第二節所說的作者站在講台上，「浮想聯翩，任我馳騁」，「匠心獨運，任我指點」，作者教學所浮想、指點的內容，大抵從以上所引述教學理念及實踐情況可以獲得概括的瞭解，至於具體詳情，那就要進一步從作者所指導的作品去追尋了。

作者另外一個很突出的治學理念，就是「尋找文學情人」。古今中外的文學名家多如夜空繁星，作品數量更是浩渺無際，永遠不可能讀完。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不致眼花撩亂，反而能快速地直驅文學殿堂，興會淋漓地接受文學的洗禮呢？作者認為從自己氣質相近的作家入手，應是最具神效的捷徑。當我們尋尋覓覓，終於找到一位思想相似、性情同調作家的時候，頓時便會覺得相見恨晚，甚至一見如故，胸中鬱積多年的話，似乎都已被他說出道盡。這種感覺猶如男女情愛觸電般的強烈，不禁令人手舞足蹈，拍案叫絕，渾身舒暢無比，精神也發生猛烈影響。一旦找到這樣中意的「文學情人」，作家自會釋放魔力吸引您，而您也樂於亦步亦趨地追隨他，接受薰陶，流連忘返，恍如獲得新的生命，走入新的世界。這種讀書方法就是古人所說的「讀書必須得力於一家」，如此自能奠定深厚的學養基礎。由「文學情人」的理念出發，作者甚至認為治學也是一樣，對於自己鄭重選擇作為安身立命的學科，也要投入大量熱情，才會把它當作修行一般，歡喜做，甘願做，無怨無悔地堅持下去。如此一旦嚐到了精深的滋味，便就很難再割捨了。作者曾經舉例

⁹ 參看吳福助等編《中國文化月刊總目索引》，台中，東海大學圖書館，2015 年 11 月 25 日。

¹⁰ 吳福助老師寫給中興中文系同仁的感謝函。

說明他所最愛慕的「文學情人」，在中國傳統文學方面，首推屈原和司馬遷。他愛慕屈原終其一生修身潔行，孤芳傲世，追求完美人格的實現；景仰司馬遷愛憎分明，盡情地褒揚貶抑歷史人物，筆端蘊含著深沉的感情。在臺灣傳統文學方面，最令他心醉神馳的「文學情人」首推王少濤。王少濤「傷今弔古都無益，獨立蒼茫只詠詩」，遺世獨立的孤傲風骨，以及「左史右圖書，吟詠欣寄託」，渾然忘卻俗慮的閒適情趣，這些堅貞不移的丰采，都是他最渴望學習的。至於王少濤詩作的表達技巧，純任性靈，自由揮灑，語言淺顯，文氣流暢，通覽全書，幾乎不須翻查字典詞書就可以很輕鬆地看懂，絲毫沒有閱讀壓力，卻又靈活變通，首首皆饒有鮮活佳趣，連日常最平凡不過的家庭瑣事，也往往被點化為詩境畫意，尤其令他玩味再三，愛不釋手¹¹。根據以上作者的詳細論述，再參核作者在系上所擔任的課程，就可以很清楚地確認本首詩第二節所說的穿越時空，走入作者心坎，前來傾訴衷腸，經常與作者相依相伴的「文學情人」，指的是戰國晚期寫作《楚辭》的屈原，西漢中期寫作《史記》的司馬遷，以及戰後臺灣詩書畫三絕的王少濤。

作者在中興中文系兼課二十年，經常參與系上的一些活動，跟系上的老師有不少互動，對系上的狀況自然有相當程度的了解。作者寫給系上同仁的感謝函說：「我於 1994 年應王仁祿主任之邀，前來本系兼任，迄今 2014 年屆齡退休（72 歲），合計 20 年。本系歷屆系主任：王仁祿主任、朱玄主任、徐照華主任、陳欽忠主任、江乾益主任、陳器文主任、韓碧琴主任，以及現任林淑貞主任；系上很多位教師同仁，例如李建福老師、劉錦賢老師、林文彬老師、林清源老師、林仁昱老師、石美玲老師等等；以及郭惠端助教、湯碧珠助教、徐淑玲助教、郭子品助教、曾麗雯助教，20 年來，前前後後都給我很多教學上的協助與鼓勵。大家的熱情相挺與真誠相待，一直都讓我衷心感謝，覺得幸福無比！」又說：「本系敦樸勤懇的系風，數十年來聯綿不絕地在傳承延續，系內一團和氣，讓我感到十分親切。……中興校園的一切，將成為我今後最念念不忘的甜蜜回憶。」作者以兼任教師的身份，經過長期的側

¹¹ 以上參考：(1)謝智光〈不往行人行處行--吳福助教授的治學理念〉，《國文天地》第 25 卷第 3 期，2009 年 8 月。(2)吳福助〈王少濤全集序〉，收入吳福助、楊永智主編《王少濤全集》，臺北，臺北縣政府文化局，2004 年 12 月。(3)王少濤詩作，詳見《全臺詩》第 35 冊，臺南，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4 年 11 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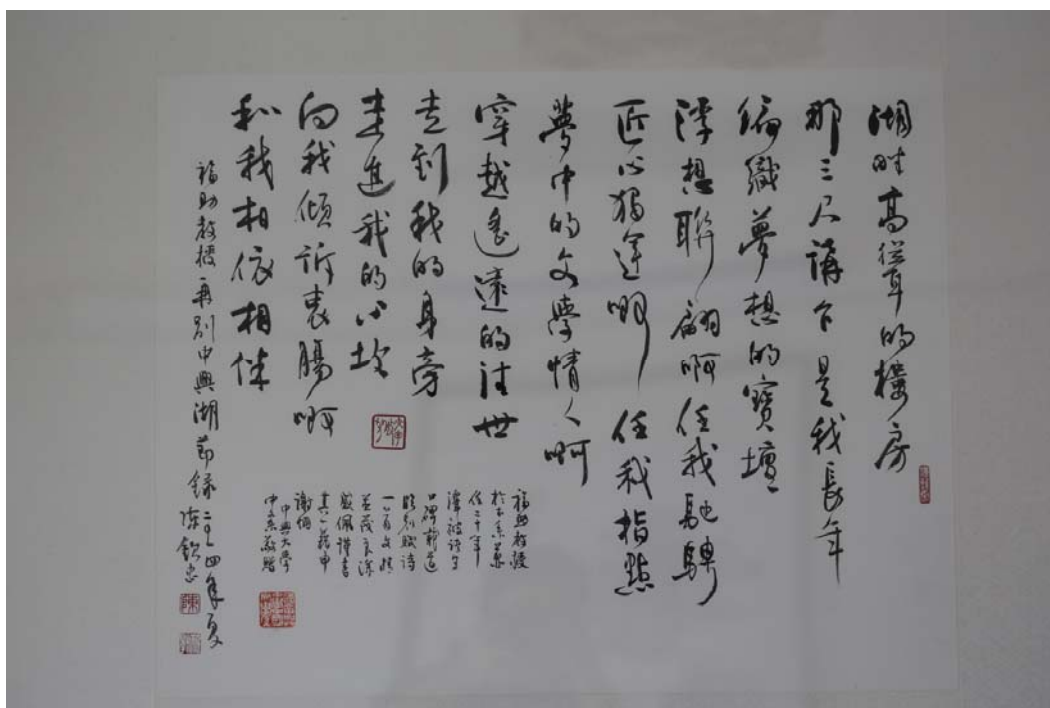
面觀察，他認為中興中文系同仁「無伐善，無施勞」¹²，普遍都能做到認真務實，誠懇相待，彼此尊重，通力合作。這種在特定的時空裏，在各種複雜的因果網絡下，悄然形塑出來的系風，作者拈出「敦樸勤懇」四個字加以概括。此外，作者對中興中文系的課程設計，能夠因應時代思潮，配合社會要求，全面地系統規畫，迅速地予以更新，更是推崇備至，曾經建議東海中文系做效學習¹³。有人說：「父子是血脈綿延，師生是慧命傳續。」作者既然誠心推崇中興中文系的系風，兼又高度肯定中興中文系的教學規模，作者因而以能加入這個傳道授業的教育行列，視為個人莫大的榮幸。本首詩第三節作者熱情地禮讚這個薪火傳承、慧命綿續的神聖學程，稱頌中興學府為「莊嚴的學術殿堂」，可謂直指大學教育精神核心，精闢準確。很特別的是，文學院黑森林的夜鶯，以及中興湖畔的黑冠麻鷺，也都加入盛典的陣容，齊聲高歌，共同頌讚這個薪火傳承、慧命綿續的偉業。作者善於援用自然生態素材，營造歡欣鼓舞的熱鬧場景氣氛，令人備感鮮活有趣。

綜合以上析釋，這首詩直抒胸臆，純任自然，豪邁縱橫，氣勢磅礴。作者的博大胸襟，與灑脫酣暢的言辭融為一體，形成一種「豪放」的風格，具有強烈的震人心脾的藝術魅力。透過本詩，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學術熱忱，不是猛裂而迅速短暫的一時激情，而是一種強烈、深厚、持久而穩定的熱情。二十年來，作者秉持「陽氣愈提愈盛，精神愈用愈出」的治學格言¹⁴，昂揚奮發地一再鼓舞學生衝破思想禁錮，掙脫學術陳規，探索新領域，開拓新思維。這種「創新精神」的大力闡揚，全心追求學術理想的用心，應是中興中文系教學史上很值得紀念的一頁。作者詩成後，曾寄送中興中文系林淑珍主任討教，林主任欣喜之餘，立即敦請前系主任亦為書法名家的陳欽忠教授，將此詩化為書法佳作，並於退休惜別會中致贈，以為永久紀念。陳教授於詩末題曰：「福助教授於本系兼任二十年，澤被諸生，口碑載道。臨別賦詩一首，文情並茂，良深感佩。」此跋語當是本詩最為中肯的評論。

¹² 《論語·公冶長》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伐善，誇耀自己的好處。施勞，表白自己的功勞。

¹³ 見吳福助〈癡人說文學夢--退休獻言〉，全文引入陳惠美、謝鶯興〈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初探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第 153 期，2015 年 1 月 15 日。

¹⁴ 清末民初史學家梁啟超的治學名言。梁氏一生為社會理想奮鬥，專心講學著述，從不倦怠，故有是言。



〔圖 1〕陳欽忠教授書寫〈再別中興湖〉(林宗瑤拍攝)



〔圖 2〕中興湖的彩虹(右樓即吳教授任教的教室所在。2014年10月12日9:30 林宗瑤拍攝)